續後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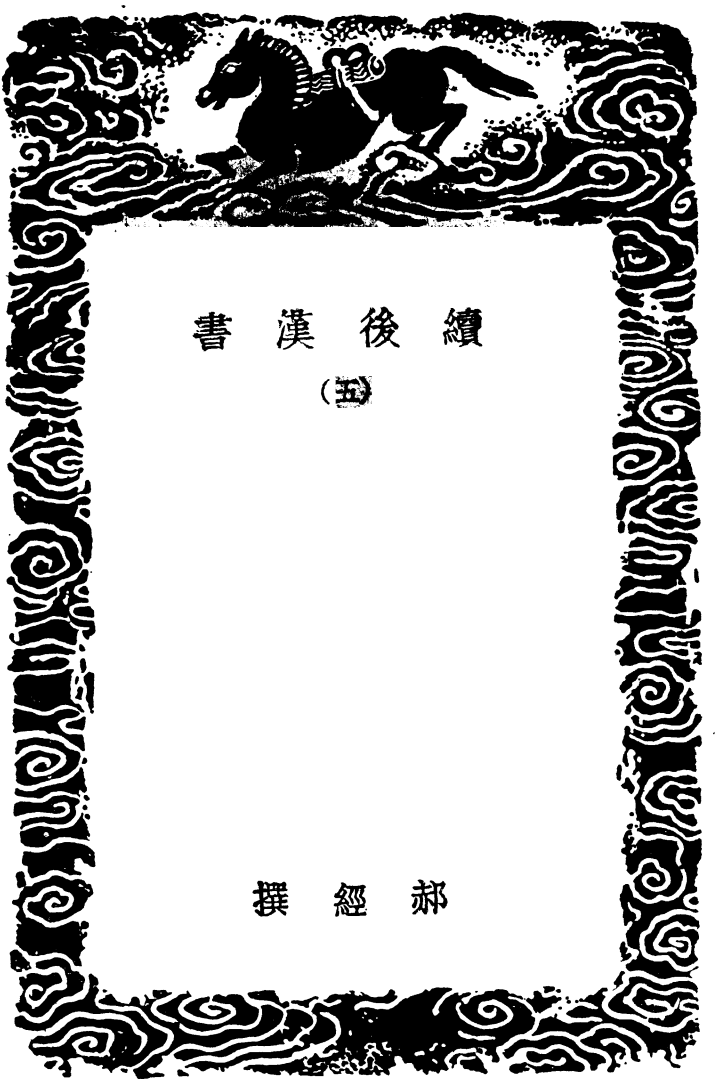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後漢書

（五）

郝經撰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四

列傳第二十一

漢臣

楊戲　王嗣　常播　衞繼　譙周子熙文立　孫秀　郤正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宏、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丞相亮深器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亮薨。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庶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淸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琥。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景耀四年卒。戲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于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惟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者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庶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戲以延熙四年著季

漢輔臣贊。原注・陳志・其所序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于左・自此以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于其詞下・可以悉知其彷彿云爾・其序曰。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惟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于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荊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于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雋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荊。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眞。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于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儁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維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于朝。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算。覩事知幾。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推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恆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強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揚威才幹、欷歔文武。當官理任。衎衎辨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敍。

贊費賓伯。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辦是裨。

贊王文儀。

尙書淸尙。敕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愼。鴻臚明眞。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翦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用彊。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末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勵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鎮南麤強。監軍尙篤。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麤。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孔休文祥。或才或臧。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衞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永南耽思。盛衡承伯。言臧言時。孫德果銳。偉南篤常。德緒義彊。志壯氣剛。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文進奮身。同此顛沛。患生一人。至于宏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于軍。

贊程季然。

公宏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宏。

古之奔臣。禮有來偪。怨與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正。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贊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戲所贊諸賢。自見書傳。其行事可按也。其餘史失其事。陳壽史略具名字生出本末。故并錄于後云。

孔山名方。南郡人。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爲犍爲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提。方爲太守。遷安遠將軍。

康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

賓伯名觀。江夏鄳人。劉璋母觀之族姑也。璋又以女妻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昭烈于綿竹。與嚴俱降。昭烈既定益州。拜爲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于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將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

元弼名匡。襄陽人。隨昭烈入蜀。爲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

南和名邕。義陽人。隨昭烈入蜀。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

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以荆州從事隨昭烈入蜀南次于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昭烈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昭烈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

孔休名觀爲荆州主簿別駕從事

文祥名禎襄陽人隨昭烈入蜀歷雒郫令南廣漢太守有流風善政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祕書

國山名甫廣漢郪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昭烈定蜀後爲綿竹令還爲荆州議曹從事隨昭烈征吳軍敗于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偉南名朝永南之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爲別駕從事隨昭烈征吳章武二年卒于永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爲李氏三龍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

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昭烈定益州爲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爲越嶲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爲領軍

義強名士廣漢郪人國山從兄也從昭烈入蜀後舉孝廉爲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爲宕渠太守徙在犍爲會丞相亮南征轉爲益州太守將南行爲蠻夷所害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昭烈入蜀昭烈東征習爲領軍統諸軍大敗于猇亭

仁字君義廣陽人爲將軍住公安統屬關侯與侯有隙叛迎孫權

普字子太義陽人昭烈自荆州入蜀以普爲零陵太守爲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仕吳爲廷尉卒。謹案陳志傳略所載二十餘人。此書多取作正傳。故不復見。其不立傳者十四人。仍存傳略陳文。

議曰戲志趣不凡識高思敏有逸才跌宕不拘度外之士也大將軍琬與之言論戲倨不答琬不惟不責又稱其快一忤姜維衝之不置終以斥廢人之度量于此見矣陳壽蜀志及裴松之傳注自丞相亮以下關張佐命數人外將相牧伯參佐僚屬功烈著顯者七十餘人及戲爲贊失其行事而不見紀傳者又數十人蕞爾梁益人才若是皆亮奬拔甄收陶鑄磨厲調變器使毫末絲粟之長莫不畢用棟隆而柱石壯榱闈居楔。榱。烏回反。闈。五結反。居。音玷。楔。失烈反。綿奏其間共與贊興漢業故能信倡大義抗衡吳魏漢亡而爲晉名臣者猶數十人高光餘烈英靈炳蔚浮動草木有光屬天不與赤星俱隕於戲盛哉前後據蜀僭竊者公孫述而下如李雄、王建、孟知祥皆稱號數十年。原注。晉載記。李特據廣漢。攻成都。克之。特卒。弟流領其衆。流卒。特子雄自稱成都王。永興二年僭帝號。國號蜀。傳班期。二世。李壽改號漢。傳子勢。桓溫滅之。凡四十六年。五代史。唐天復七年。王建僭號號蜀。傳子衍。後唐郭崇韜滅之。凡二十年。後唐天成末。孟知祥僭號。號蜀。傳子昶。宋滅之。凡三十二年。闇弱猥瑣絕無一人可稱道庸蜀之險良是而寂寂無聞乃知人材盛衰不在于地而在于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孔明有焉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北境得以

寧靜。大將軍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氐、耗、（原注音餌。）及義穀稗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云。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惟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郪長。年五十餘卒。書于舊德傳。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衞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呼功曹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卽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恆言己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衞氏。累遷奉車都尉尚書。（謹按：今陳志作大尚書。大字衍。）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議曰。嗣恩服羌戎。播忠于所事。皆一節之士。漢季之良也。繼以父命爲人後。復以父命而復。可謂共矣。然倫類之變。不足法于後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譙周傳今闕止存熙子秀一篇

熙子秀字元彥性靜嘿不交于世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原注晉書隱逸傳秀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州郡辟命及李雄據蜀安車徵秀又雄叔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冠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樸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元邈之風原注荀子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能之注曰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負石自沈于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唯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兔罝絕響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原注詩肅肅兔罝施于中林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于羿浞之墟想王躅于亡齊之境原注左傳羿棄武羅伯因熊髡彭圉而用寒浞史記樂毅勝齊聞書邑王躅賢令軍中環書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躅躅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書邑躅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于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于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偪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機原注龔勝事見前注漢書薛方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嘿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

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朝命徵之。秀稱疾不行。原注晉書隱逸傳。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及范賁蕭敬相繼叛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欲代之負擔。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原注陳志注秀卒于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淡于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于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于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興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

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闚。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生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原注・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眞僞。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闚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己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之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曚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及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嚙八區。于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萌生。或飾眞以讎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從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頴。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被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于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

豈輕主慢民而忽于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共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有詢納之宏。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尙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于素秋。元陰抑于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欻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于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祠祭。幾皇道以輔眞。雖跱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愷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于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辟遒人之有采于市閭。游童之吟咏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闡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輊。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

何責之釋。何餐之恤。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俊髦成羣。猶介鱗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尠。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葉。陰精應爲商時。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原注。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于陽旰之河。湯苦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其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湯于是翦其髮。攘其爪。自以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韙叔肸之優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于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于至貴。秦牙沈思于殊形。原注。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負薪者九方堙。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薛燭察寶以飛譽。原注。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鈞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于塘。觀其文渙渙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鈞邪。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水之將釋。可也。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瓠梁託弦以流聲。原注。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鯈魚聽之。又曰。瓠梁之歌可隨也。而

以歌者不可爲也。齊隸拊髀以濟文。原注。裴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效雞之拊翼也。楚客潛寇以保荆。原注。淮南子發。楚將軍。好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于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歸之于執事。明日又復往。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取其枕。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取其旆。將與軍之吏謀曰。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與軍之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雍門援琴而挾說。原注。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鼓琴得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窩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懷質抱眞。逢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慘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韶諛侍側。揚激楚舞鄭音。流聲以媚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鈎乎之淵。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彈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當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墳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上。而歌其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流涕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韓哀秉轡而馳名。

原注。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襄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駟膝。參乘且。王良執轡。韓哀附輿。韓哀秉轡而馳名。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

盧敖翱翔乎元闕。若士竦身于雲清。

原注。淮南子曰。盧敖遊乎元闕。入乎太陰。經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元準。戾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爲背翠離黨。窮觀于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遊。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闕。今卒睹夫子。于是子殆可與敖爲交乎。若士者蹶然而笑曰。嘻乎。南遊乎罔畏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若我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猶光平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笑奧也。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于此。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虛矣。吾與汗漫

期于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爲遠。不亦悲哉。余實不能齊技于數子。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炎興元年帝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于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帝東遷雒陽。時擾攘倉卒。漢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帝賴正相導輔。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司馬昭與帝宴。爲作故蜀伎。觀者皆爲感愴。帝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于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問帝曰。頗思蜀否。帝曰。此間殊樂。蜀不足思也。郤正聞之。謂帝曰。若晉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帝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帝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昭嘉正忠。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頗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爲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議曰。譙周郤正。問學淹博。文采絢縟。進規醫國。有光漢之風焉。不能強君以義。死國抗敵。據險守要。以圖恢復。乃呫囁誘脅。舉全蜀。奉圖籍。面縛軍門。反社稷以爲長策。小人之儒也。嗚呼。昭烈百折。僅有此土。孔明不濟。繼之以死。乃爲腐儒所賣。幷入仇敵。惜哉。故二子之事。不列諸儒學。以要亡漢之終焉。譙秀不屈于巴。賓不臣于晉世。豈激于中。自高其節。以蓋周之愆邪。原注。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于其父。俛首而事仇。阿諛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免死。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

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嶮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盧于必亡邪。魏師之來。蹇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爲忽忽。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爾。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或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贊曰。文然淸約。子業敏達。蜀何多賢。晉徵粲發。譙郤腐儒。劫主健決。學多何爲。終撓名節。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二

魏

曹操武帝

義例曰。陳壽以魏爲正統。故操始終稱太祖。丕叡五主皆生稱帝上。沒舉僞號。于蜀則始稱姓名。沒稱先主後主。于吳四主。則始終稱姓名。又降于蜀。直爲魏之僭僞。今自操至奐凡六主。皆削其號稱姓名。同夫氏。皆爲漢僭僞。其依倣帝紀書者。亦皆削去。其未僭號。則以漢正朔加之。亦既僭號。則非漢臣而列國也。仍以本國之年紀事。其諸臣子之傳。則仍其國之年。於吳亦然。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原注。陳志。漢相國參之後。曹嵩既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操豈得爲參後。今削之。後世紀傳。往往繫於前世帝王名臣。皆不足徵也。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魏書其先出于黃帝。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于邾。春秋之世。與于會盟。逮至戰國。爲當高陽世陸終之子安是爲曹姓。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于容城。曹節生騰隱宮爲宦者除黃門從官順帝時爲黃門。遷中常侍大將軍梁冀弒質帝太尉李固欲立清河王蒜。騰說冀立桓帝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封費亭侯。原注。後漢書。梁冀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嘗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腆等聞而夜往詣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遂說太后。先策免固。立蠡吾侯。是爲桓帝。歲餘遂誅殺固及杜喬。范蔚宗論曰。自曹腆說梁冀。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續漢書。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稱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永寧

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輿衆有異。順帝卽位。爲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闥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宏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于騰。益州刺史种暠于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官外交所不當爲。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暠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暠。以爲暠得事上之節。暠後爲司徒。騰曰高皇帝。養子嵩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卽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嗣。輸靈帝西園錢一億萬且重賂中官位至太尉封都鄉侯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之子也。原注。續漢書。嵩字巨高。質性敦愼。所在忠孝。爲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裴松之曰。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爲從父兄弟。嵩生操。操少警譎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其叔父數言之嵩。操患之因逢叔父于路陽喝原注。嫗反。苦口敗面曰。偶中惡風。叔父遽以告嵩。嵩呼操問之。操曰。初不中風。第失愛叔父。故見罔爾。自是嵩不入叔父言。操益肆意。飛鷹走狗。游放無度。人以其無賴薄之。惟梁國橋元南陽何容異焉。元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爲託。然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原注。續漢書云。元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于人物。漢紀元歷位中外。以剛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爲太尉。以病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爲名臣。操乃造子將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子將鄙其爲人不答。操乃劫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操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操舞手戟于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雒陽北部尉。繕治尉廨。縣五色棒于門。犯禁者皆棒殺之。靈帝所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卽執殺之。豪寵斂迹。莫敢犯者。遷頓丘令。操從妹夫濮陽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拜議郎。初竇武陳蕃之死。操上書

言武等正直。枉被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言甚切至。帝不用。其後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政理無效爲民蠹害者。時大尉許馘、原注、或同。與司空張濟、承望宦官受取貨賂。其宦官子弟賓客雖貪汚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操說司徒東海陳耽使言公卿所舉皆長強禦。避貴戚。率黨其私。所謂放鴟鴞而囚鸞鳳。其言忠切。謹案。後漢書劉陶傳載此云。司徒東海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此作說陳耽使言。與後漢書小異。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遂共誣陷耽死獄中。光和末。黃巾賊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濟南相國。謹案。後文曹操十二月己亥令先在濟南。後徵爲都尉。此云拜騎都尉在前。遷濟南相在後。恐記事之誤。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汚狼籍。于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原注。魏書。長吏取受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于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生貧窮。歷世長吏無能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皆由此遂絕。徵爲東郡太守。操見宦戚橫恣。綱紀大壞。遂不就。稱疾歸鄉里。讀書射獵。以自娛樂。謹案。後漢書瑯邪王傳。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于帝。操以此德邈。操雖不就東郡。當時猶以此稱之也。中平五年。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謹案。志注作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尹懷至

忠之誠。據宰輔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至于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援。昌邑卽位日淺。朝乏讜臣。進用羣小。議出密近。故乘機如轉圜。改命如摧朽。今日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也。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不聽。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勅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秋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操爲典軍校尉。

六年夏四月。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召董卓將兵詣京師。操聞之曰。閹豎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于此。欲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定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少帝爲宏農王。立獻帝。京都大亂。冬十月。卓表操爲曉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不就。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或竊識之。爲請得解。（原注。世語。中牟疑是亡人。見拘于縣。時操已被卓書。惟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儁。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陳留孝廉衞茲以家財資操。募兵得五千人。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等十郡守相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

主。操行奮武將軍豪傑多歸心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二月。卓聞兵起。遂弒宏農王。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雒陽時。術屯南陽。馥屯鄴。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謹案。魏志列諸人屯兵處。獨缺王匡。鮑信。考通鑑綱目。紹與王匡屯河內。信與劉岱等屯酸棗。此云匡屯河內。與綱目合。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共屯酸棗。畏卓兵強。莫敢先進。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進兵西。將據成皋。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操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授。得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州郡兵尋潰。操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夜燒操帳。操手殺數十人。乃得出。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鉅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操拒之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遠近莫

不響應。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玉印。于操坐中舉向其肘。操笑而惡焉。紹使人說操曰。今袁公勢甚二子復長。天下英雄孰踰之。操不應。由是不直紹。而有圖之之志。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于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操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操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奔西安攻臨菑。原注。史記齊威王謀救趙。以田忌爲將。孫臏爲師。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爾。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內。子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林。魏師大敗。後漢書。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耿弇進軍畫中。據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將廩食會明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懼。將其衆亡歸劇。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拔其本屯。賊不能拔武陽必矣。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操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原注。魏書。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衆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爲寇。

夏四月。司徒王允殺董卓。卓將李傕等殺允。遂擅朝政。青州黃巾賊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擊之。爲賊所殺。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收之。資

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爲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于壽張。東操將步騎千餘。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賊數乘勝。兵皆精悍。操舊兵少。新兵不習練。皆畏賊。不敢戰。操被甲嬰冑。親巡撫之。明設賞罰。承間討擊。賊稍折衂。士氣始振。賊移書于操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皇太一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一人所能存也。操見檄。呵數其罪。更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遁走。鮑信戰死。購求其喪。不獲。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犇袁術。冬十月。治中從事毛玠勸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乃遣使西入長安。通書催汜。催汜厚加報答。袁術與袁紹有隙。術求救于公孫瓚。瓚使昭烈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操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操軍鄄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兵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操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操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太山。華費略任城。尋殺宣。并其衆。操欲伐徐州。表請州郡各罷兵。詔書下。謙謙不奉詔。上書自訟。秋。操乃攻謙。下

十餘城。謙城守不敢出。操引兵還。初操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置兗州。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利嵩財物。掩襲嵩于華費之間。殺之。幷殺操弟德。闔門皆死。原注世語。嵩在太華山華縣。太祖令太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于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吳書。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于太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于陶謙。故伐之。劭奔袁紹。操意謙爲之引兵復擊謙。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郯。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謹案。荀彧傳。載此無十字。與志合。疑衍。于泗水。水爲之不流。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興平元年夏四月。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攻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昭烈屯郯東要。操。操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原注孫盛曰。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初操殺前九江太守邊讓。張邈陳宮等懼。遂叛操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操乃引軍還。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據東平斷亢父太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陳亂。會日暮。得引去。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兵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安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墜馬燒左手。司馬樓異扶操上馬。至營。諸將未與操相見。皆怖。操乃

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亦盡。各引去。秋九月。操還鄄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于是袁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操從之。冬十月。操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能吏兵新募者。陶謙卒。昭烈領徐州。

二年春。操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勸先定布。操從之。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陴。悉衆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謂其人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操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悉乘堤。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昭烈。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操圍雍丘。冬十月。操遣使貢方物。詔拜操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下所殺。遂定兗州。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帝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操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操將迎帝。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奉書將兵迎帝。衞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

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操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謹案。後文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叛應紹。則此時辟未斬也。蓋承陳志之誤。儀及其衆皆降。洪達書于楊奉。奉等共表操爲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秋七月。河內太守張楊及楊奉韓暹以帝遷雒陽。奉別屯梁。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乃潛召操。操將兵詣雒陽。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操自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于是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衞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斐、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郎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蕤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宏農太守。旌死節也。時雒陽殘破。帝居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董昭等勸操徙帝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帝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原注。漢紀。初天子敗于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塡星于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轘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衰火者土也。承漢者魂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惟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立謂熒惑逆守北河。故天子不北渡河。按。董卓傳。帝北渡河。故傕汜追不及。又謂代火者土。運數固然。謂承漢者魏。能安天下者曹氏。既預言國號。氏姓。皆不然之言。不可據也。帝之遷許。楊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操擊奉。奉南奔袁術。拔其梁屯。于是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以大將軍讓紹。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總己以聽操。以荀彧爲侍中。守尚書令。使管朝政。己乃將兵征伐于外。袁紹與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諷操以他過誅之。操曰。今天下土崩。雄豪並逐。輔相君長。人懷快快。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

雖以無嫌待之猶懼不信若復誅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間爲庸人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封雍齒而羣臣以安若何忘之紹以操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原注裴松之曰楊彪亦嘗爲魏武所困幾至于死孔融竟不免于誅滅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呂布襲昭烈取下邳昭烈來奔程昱說操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自是兵食足餘

二年春正月操擊張繡軍于淯水繡舉衆降操納濟妻繡恨之襲擊操爲流矢所中殺長子昂弟子安民原注魏書公所乘馬名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昂不能騎進馬于公公故免而昂遇害操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操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繡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其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不復敗矣遂還許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袁術稱帝于壽春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襲殺陳王寵及其相駱俊操遂征之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操擊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操還許太尉楊彪與術通婚操怒下彪獄訊掠幾殺之操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張繡操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操自攻繡原注魏書臨淯水祠亡將士歔欷流涕皆感動衆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操還許三月操圍張繡于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于安衆以絕軍後適袁紹叛卒詣操

言田豐勸紹襲許。操將引還。繡兵來攻。軍不得進。謹按。陳志作繡兵來。公軍不得進。太平御覽來下有道字。此作來攻。較明晰。連營稍前。操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操軍前後受敵。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以僞遁。繡悉兵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操還許。荀彧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爲袁術。使高順攻昭烈。操遣夏侯惇救之。不利。昭烈爲順所敗。九月。操東擊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戰。操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操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于術。勸布出戰。又敗。乃還固守。操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昭烈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使招吳敦等。皆詣操降。遂割青徐二州傅于海以委焉。分瑯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以臧霸等爲守相。初操爲兗州牧。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言無二心。操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生得諶。衆爲諶懼。操曰。夫人孝于其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四年春二月。操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尙、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

大破之。斬固。操遂濟河。圍射犬洪尙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操舉种孝廉。兗州叛。操曰。惟魏种不棄孤也。及聞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也。既下射犬。生禽种。操曰。惟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時袁紹既幷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操軍官渡。袁術自敗于陳。日益困弱。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操遣昭烈及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言于操曰。劉備不可縱。操悔追之不及。昭烈之未東也。與董承等受衣帶中密詔。令誅操。及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討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原注。魏略。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嗽人。隨董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爲荆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嗽人。因從駕出行。令俾取冢間髑髏。聚著忠馬鞍。以爲歡笑。廬江太守劉勛來奔。封爲列侯。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幷殺貴人董氏。殯其姙。自將擊昭烈。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原注。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寶人。裴松之曰。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操。遂東擊昭烈。破之。生禽其將

夏侯博。昭烈奔袁紹。獲其妻子。其將關忠義屯下邳。復進攻之。被禽。昌豨叛爲昭烈。又攻破之。操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操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忠義擊之。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于是渡河追操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之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昭烈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趨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千。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奪氣。操還官渡。紹進保陽武。關忠義亡歸昭烈。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埠爲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復還堅壁。原注。漢晉春秋。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魏志。戰不利下。有兵不滿萬。傷者什二三。裴松之曰。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什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于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欃欃無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衆十餘萬。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宰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

百餘匹。餘馬爲安在哉。紹復進臨官渡。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操乃爲車發石。擊紹樓皆破。紹復爲地道。操爲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于征賦。多叛歸紹。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爾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以爲先退則力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昭烈助辟。遣曹仁擊破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操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操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兵疲食歉。操謂運者曰。卻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營北四十里。詔謀臣許攸得罪奔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爾。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

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遣騎救瓊。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斬瓊、及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剽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將詣麾下。操問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復何問爲。操意不欲殺。許攸曰。明日覽鏡。益不忘人。乃殺之。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兇懼。紹將高覽張郃爲郭圖譖害。怒而焚攻具。詣操營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操上言曰。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鄴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紹從弟濟陰太守敍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卽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于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宋之分。遂東殷馗原注・三蒼・馗卽古逵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于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操破紹。

天下莫敵矣。以劉馥爲揚州刺史。治合肥。操以孫策既卒。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乃止。因表策弟權領其衆而厚撫之。

六年春。操就穀于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諫乃止。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秋九月。操還。許。紹之未破也。使昭烈略汝南。汝南賊龔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爲都所破。操自擊昭烈。昭烈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操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民人。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舉義兵以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鬼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人以太牢祀橋元。原注。襄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邈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時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匪謂靈忿能詒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載致薄奠。公其享之。操下書責孫權任子不至。夏四月。復進軍官渡。五月。袁紹卒。小子尙立。長子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操攻之。譚尙數敗。

八年春二月。操攻黎陽。與譚尙戰城下。譚尙敗走。還鄴。夏四月。操進至鄴。收其麥。郭嘉勸操南伐荊州。以待譚尙之變。操從之。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原注。魏書。綏。卻也。有前一尺。無卻一寸。故趙

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內也。原注。史記。趙王以括爲將。其母上書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秦軍射殺趙括。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于能。則上尊。鬬士食于功。則卒輕于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鬬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中窺虎。與秋七月令曰。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于天下。八月。操伐劉表。軍西平。操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操許之。操曰。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我破尚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譚平。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尚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翔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授曠。曠受印送之。操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強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乃爲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原注。裴松之曰。紹死至此過周五月爾。譚雖出後其伯。不爲紹服三年。而于再朞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或未必便以此年成禮。謹案。後文冬十月操遣書責譚負約。與之絕婚。女還。進軍。則此時之成禮可知。

九年春正月。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尙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進軍至洹水。由降。旣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尙將沮鵠守邯鄲。原注。裴松之曰。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徐晃言于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之。乃賜爵關內侯。黑山賊帥張燕遣兵來助。拜平北將軍。五月。毀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引漳水以灌之。秋七月。尙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尙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爾。尙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操遣候者數輩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操大喜。謂諸將曰。孤已得冀州矣。尙夜舉火令城中知之。遂遣軍犯圍。操逆擊破之。圍其營未合。尙懼。遣謹案。陳志無遣字。此有遣字。較明晰。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操不許。圍之益急。尙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陳降。衆大潰。尙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使尙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操入鄴。審配死之。操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之。原注。孫盛曰。昔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汙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于逆臣之家。加恩于嬖孽之室。爲政之道于斯蹶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脫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于項氏。魏武遵謬于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

爲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強兼幷之法。百姓喜悅。又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幷。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緜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操讓還兗州。自領冀州牧。冬十月。高幹以幷州降。操復以幹爲幷州刺史。操之圍鄴也。譚復背操。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尙敗還中山。譚攻之。尙奔袁熙于故安。操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操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操攻南皮。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急攻之。旦及日中不克。操自執枹鼓。士卒咸奮。遂克其城。斬譚。郭圖死之。冀州悉平。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尙熙尙奔烏桓。觸等舉縣降。封爲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原注。裴松之曰。討譚時。川渠水凍。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操謂之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爲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桓攻幽州。都督鮮于輔于獷平。秋八月。操擊犢等斬之。乃渡潞河救獷平烏桓。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

原注・前漢書・人或毀直不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之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帝戲謂倫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對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

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原注・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

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原注・前漢書・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宴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率・不可歸咎諸舅・

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原注・前漢書・王鳳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會日有食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食告・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于上・執左道以亂政・誣罔悖大臣節・故應是而日食・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

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冬十月操還鄴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遣樂進李典擊之以杜畿爲河東太守。

十一年春正月操伐幹圍壺關三月拔之幹走荊州上雒都尉王剡捕斬之封剡爲列侯以梁習爲并州刺史秋八月操東討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海島昌豨復叛遣于禁討斬之冬十月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戒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三郡烏桓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操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泒原注・音孤・水名平虜渠又從泃原注・音勾・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除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

十二年春二月。操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享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于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原注。史記趙括母上書于王曰。始妾事其父時。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前漢書。吳楚反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陳金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于陳蔡者。庶以酬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享之。將北征三郡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爾。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劉表必不能任備。勸操行。夏四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道。操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謹案。英雄記曰。操一戰斬蹋頓首。繫馬鞍。于馬上抃舞。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

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尙兄弟可禽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卽斬尙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尙熙何也。操曰。彼素惡尙等。吾急之則幷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三十餘丈乃得水。旣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乃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僥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操封田疇爲亭侯。疇不受。操之北伐也。昭烈果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自謂失大會。甚悔之。

十三年春正月。操還鄴。作元武池。以肄舟師。操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操自爲丞相。（原注。獻帝起居注。使太常徐璆卽授印綬。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辟河內司馬懿爲文學。秋七月。操伐劉表。八月。太中大夫孔融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論建漸廣。遂誣殺融。夷三族。劉表卒。子琮自領荊州牧。屯襄陽。昭烈屯樊。九月。操到新野。琮降。昭烈走夏口。操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謹案。鄧義見劉表傳。志作鄧羲。誤。）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冬十二月。操遣孫權書。率衆八十萬。順流東下。權遣周瑜程普將兵助昭烈。擊操于赤壁。操軍大崩。從華容道步走。士卒死者十七八。收遺兵還。留曹仁守江陵。孫權自攻合肥。（原注。按十二月。孫權圍合肥。魏志。武紀。十二月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紀云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

二者不同。吳志爲是。操復封田疇。疇不受。

十四年春正月。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遣張熹救合肥。權乃退。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有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冬十二月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爾。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原注史記呂尚以魚釣好周西伯。西伯獵于渭之陽。遇太公。載與共歸。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原注漢書陳平少時家貧。及典護軍。絳灌等讒平曰。平居家時盜其嫂。今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漢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爾。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乃厚賜平。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雀臺。原注鄴有三臺。中央曰銅雀臺。有屋一百一間。南曰金鳳臺。有屋一百九間。北曰水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外室。三臺興法殿皆閣道相通。直行爲經。周行爲營。見李善三都賦注。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

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淸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爾故以四時歸鄉里于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値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爾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強敵爭儻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尙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于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姦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爾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于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

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于秦三世矣。今爲秦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于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敍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以不得不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原注。左氏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與其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吳入郢。申包胥以秦師敗吳師。楚子入于郢。賞申包胥。胥曰。吾爲君。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未嘗不捨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曹操下

十六年春正月。操以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以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

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擊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關中諸將疑繇襲己。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操敕諸將堅壁勿與戰。秋七月。操西伐超。議者謂關西兵精悍。習長矛。非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之無用。諸君第觀之。遂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操自潼關北渡。使衆先渡。操留虎士百餘人南岸斷後。超瞰船急戰。矢下如雨。操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謹案。陳志不言許褚扶操上船。此本許褚傳。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原注。曹瞞傳。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淚。公大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于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進軍渡渭。原注。曹瞞傳。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大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冰。裴松之曰。案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耶。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操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于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原注。魏書。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于馬上拜。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爾。又列鐵騎為十重陣。精光曜日。賊益震懼。既罷。超等問遂。曹操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

疑之。他日操又與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軍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原注。裴松之曰。漢高祖二年與楚戰于滎陽京索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其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操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諸將皆謝曰。公天威爾。所不及也。冬十月。操自長安北伐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原注。魏略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操還鄴。自加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殺衛尉馬騰。夷三族。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衞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秋八月。操將伐孫權。與權書曰。原注。記室阮瑀辭。離絕以

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于失楚彭寵積望于無異原注前漢書高祖以信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怨望居常怏怏羞與絳灌等列後漢書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遣寵以所服劍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能所以失望盧綰嫌畏于已隙英布憂迫于情漏此事之緣也原注前漢書盧綰與高祖同里立爲燕王上如邯鄲擊陳豨王臧荼奴子衍亡在胡擊陳豨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見勝曰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敎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乃乍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久連兵毋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上曰綰反矣使樊噲擊綰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豨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布爲淮南王漢誅彭越盛其軀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有所驗遂族赫賁赫爲布中大夫高祖封英布爲淮南王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搆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原注戰國策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事秦何以異于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

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于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原注韓子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于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徒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原注前漢書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爲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吾將舉兵而誅之橫來到三十里自殺謝承後漢書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胡殷所反害今公爲誰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爾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實欲觀湖澨之形定江濱之民爾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爲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于未形達者所規規于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原注前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輔果事見未來紀前漢書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嘗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與吳王反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諫王不納去之從梁孝王遊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爾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

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然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濟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衞也原注左氏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前漢書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遂虜魏王豹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爾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原注漢書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後漢書隗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土馬最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然元計遂反詔徵彭寵寵固求與朱浮同徵帝不許益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怨懷于浮莫有勸行者遂發兵反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孝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元原注前漢書梁孝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見王王乃令出之後漢書竇融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元游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二賢既覺禍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烜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拒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

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于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遺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愼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權不答。冬十月。操遂伐權。操欲進爵國公。加九錫。侍中荀彧諫止之。操怒。以彧參軍事。彧自殺。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操令幷十四州。復禹貢九州。省幽幷入冀州。以益其封域。夏五月丙申。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帝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原注。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受學于鄭元。建安初爲侍中。遷光祿勛御史大夫。此册尙書左丞潘勗之辭。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衞。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一民尺土。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宏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復致討。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于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棱威南厲。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

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馮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奪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于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桓三種。崇亂二世。袁尙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原注。單于。文選作單于。李善曰。張華博物志。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蜜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諸本並以單于爲單于。疑字誤也。單。音必計反。東漢書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敍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愼刑獄。吏無苛政。民無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衞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召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宏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于齊晉。朕甚惡焉。原注。惡。女六反。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

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盧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元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豪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鹵。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原注

・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揔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于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勛・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董蒙・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可比之・前後三讓・于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勛・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董蒙・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

以褒功賞德。爲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擿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爲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一時之宏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于上。賢臣聖宰。受之于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勢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于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于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于是公敕外爲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初封。聖朝發廩。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旨。不即大禮。今既虔奉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成翼戴之勛。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于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羹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爲。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

操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懦。意望畢足。非敢希冀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宏厚。生平之願。實非敢望。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既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致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王。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于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進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

于國。原注・獻帝起居注・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齎璧帛元纁絹五萬匹之鄴納聘・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八月。馬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殺涼州刺史韋康。自稱并州牧督涼州事。謹案・馬超事志書在十一月・下此據・綱目在八月・氐王千萬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參軍楊阜、及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起兵攻超。殺超妻子。超走漢中。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一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魏國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衞覬、和洽爲侍中。議復肉刑。不果。十九年春正月。始耕藉田。馬超自漢中還圍祁山。夏侯淵使張郃擊超。超復奔漢中。韓遂從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淵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安定太守毋丘興歸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爾。原注・獻帝起居注・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于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廄令丞相掾慮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驛驛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三月。操進位諸侯王上。加金璽、赤紱、遠遊冠。原注・獻帝起居注・使左中郎將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秋七月。操伐孫權。參軍北地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爾。吳有長江

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惟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操又不從。軍果無功。原注・九州春秋・幹字彥材・終于丞相倉曹屬・有子曰元・冬十月。夏侯淵自興國討宋建于枹罕。斬之。隴右悉平。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議郎趙彥。常爲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敕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于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執帝手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弒之。操又酖殺所生二皇子。后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十二月。操至孟津。自置旄頭宮殿。設鍾簴。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原注・史記・蘇秦說齊王曰・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婿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

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十城。亦必喜之。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王曰。善。乃歸燕之十城。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使持典刑。于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操立其中女爲帝后。三月。操伐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操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操至陽平。張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從。率衆數萬與其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聞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言。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及至。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諸屯不能拔。山峻難登。士卒夷傷。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夏侯惇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失路。誤入張衛別營。營中驚潰。劉曄等在軍後語惇褚曰。我師已得賊要屯矣。乃還白操。遣解斕高祚等乘險夜襲衛。大破之。斬其將楊任。衛等夜遁。原注。魏名臣奏。載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爲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攤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雞千突壞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

張魯聞陽平陷。乃奔南山。入巴中。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原注。魏書。軍曰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于是大饗。莫不忘其勞。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

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走之。原注。按獻帝建安二十年。劉備聞操將攻漢中。備傳云。曹公定漢中。孫權傳云。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即聞之。而八月權已攻合肥。蓋聞曹操兵始欲向漢中。即引兵還爾。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原注。孫盛曰。濩、音戶。朴、音浮。于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操欲承制封拜諸侯守相。使帝下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踰日者。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時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勛也。且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于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奬勵。勿有疑焉。冬十月。置名號侯以賞軍功。十一月。張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昭烈進據巴中。操遣張郃徇三巴。昭烈使張飛擊郃。大破之。十二月。操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二十一年夏五月。操自進爵爲王。帝下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勛。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興。親豈有殊哉。昔我聖祖受命。創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宏業。遭率土分崩。羣凶縱毒。

自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惟恐溺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于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賴。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爲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勛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羣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棲。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芟夷蝥賊。殄其凶醜。盪定西陲。縣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宇。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旦奭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爲己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方哉。今進君爵爲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元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衆。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操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爲高美。以忠和爲典訓。故創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勛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召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鏤符析瑞。陳禮命册。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撙節。勿復固辭。操始受命。尚書右丞司馬防嘗舉操爲北部尉。至是召防至鄴。與之歡飲。謂防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防曰。昔舉

大王時適可作尉爾。操大笑。原注。四體書勢序。梁鵠以公爲北部尉。曹瞞傳曰。爲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裴松之曰。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爲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爲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爲北部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爲有徵。操殺中尉崔剡。廢尚書僕射毛玠。操以其女爲公主。食湯沐邑。八月以大理鍾繇爲相國。始置奉常宗正官。冬十月。治兵遂伐孫權。檄吳將校部曲曰。原注。陳琳辭。按此檄文選首載尚書令荀彧。則十七年伐權時也。檄中乃載平漢中張魯及胡濬降封列侯等事。則二十年事也。十七年伐權時。荀彧自殺。至是豈有彧哉。蓋此檄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伐權時文也。故正文削去尚書令荀彧等數字。則事與文合矣。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于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侍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原注。漢書音義服虔注曰。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所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反。凡師出必齊戒廟受斧。故曰齊斧也。名字不足以汙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網目。爨鑊之魚。期于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族不拔。原注。史記。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後漢書。公孫述遣任滿據荊門。帝命征南大將軍岑彭擊之。朝鮮襲殺遼東部都尉涉何。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爲四郡。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爲九郡。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子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于勾踐。武卒散于黃池。終于覆滅。身罄越軍。原注。史記。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勾踐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及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于黃池。越王襲吳。殺其太子。吳王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猾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

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絕于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胷。原注。前漢書。吳王濞以七國反。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敗之。滎陽。吳王與麾下壯士千人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鍤殺之。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于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強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鷙視狼顧。爭爲梟雄者。雖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乘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屍千萬。血流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幷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阻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之誅。謹案。文選作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神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屍許市。非國家種禍于彼降福于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

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原注：蒲墨反。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揚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刻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于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于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勛。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尙。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尙。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律。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翼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

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仇。事仇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雨絕于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鸜鵒之鳥。巢于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原注・韓詩鵒鵒・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鵒鵒鸜鵒鳥名也・鵒鵒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聖朝開宏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勛。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等量大小。以存易亡。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原注・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蹯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于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早圖之也・前漢書・項梁使使趣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蠆手則斬手・蠆足則斬足・何者・爲害于身也・田假田角田間于楚・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求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十一

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操軍居巢。二月進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進逼攻之。權退走。三月。操引軍還。使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遣使請降于操。夏四月。操設天子旌旂。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初置衞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傅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原注。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湯。傅說舉于版築之間。左氏傳。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著聲千載。原注。前漢書。蕭何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曹參秦時爲獄掾。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常從人寄食。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爾。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于是信熟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陳平事見前注。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三晉不敢南謀。原注。史記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娶齊女爲妻。魯人疑。起遂殺其妻。魯卒以爲將。攻齊。大破之。去魯適魏。其母死。起終不歸。之魏。欲事魏文侯。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文侯乃以起爲西河守。以拒秦。武侯卒。之楚。楚悼王以爲相。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二月。操加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爲太子。昭烈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操遣曹洪拒之。以王必爲丞相長史。典兵督許中事。令曰。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時關忠義強盛。京兆金禕自以世爲漢臣。自

日磾討莽何羅。原注。前漢書。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衞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酒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謹案。後漢書吉本作吉平。本子邈、邈弟穆等謀殺。必挾帝以攻操。南引關忠義爲援。

二十三年春。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欲投禕。其帳下督曰。今日事竟知誰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謹案。志注載必投禕事有二說。此取後說。會天明。邈等衆潰。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共討斬之。收紀晃。將斬之。紀呼曰。逆賊曹操。恨吾不自爲之。竟爲羣兒所誤爾。操聞之大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謂救火者必獲免。皆附左。操以爲不救者非助亂。救火者賊也。皆殺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氐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以下無父母兄弟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侍養者。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

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操救漢中。九月。至長安。南陽吏民苦繇役。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南陽太守東里袤（謹案。袤志作𡨋。曹髦傳注作袤。與此合。）與功曹應余逆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集。余身蔽袤。被七創而死。音騎執袤以歸。曹仁屯樊。操命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戮力。比曹公軍來。關忠義兵亦至矣。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袤收餘民圍音。會仁軍至。共攻之。音昭烈斬夏侯淵于陽平。三月。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昭烈因險拒守。將軍趙雲擊操。敗之。夏五月。操引軍還長安。秋七月。操以夫人卞氏爲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攻關忠義。屯樊城。八月。漢水溢。沒于禁軍。遂獲禁。殺將軍龐德。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覺。曹丕殺之。（原注。世語。諷字子京。沛人。有惑衆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數十人。裴松之曰。王昶家誡曰。濟陰魏諷。此云沛人。未詳。）而操殺其主簿楊修。冬十月。軍還雒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忠義自效。操自雒陽南救曹仁。未至。晃攻之。解仁圍。操軍摩陂。權襲關忠義。操表權爲驃騎將軍。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于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等曰。漢自安帝以來。政去王室。國統數絕。至于今者。惟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盡。歷數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

生注望。遐邇稱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爲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恤誅放。畏天命也。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不答。夏侯惇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能除民害爲百姓所歸者。卽其主也。今殿下卽戎三十餘年。功德著于黎庶。爲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政在今日。操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原注。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爲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爲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爲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樹而血出。木工蘇越白狀。操惡之。遂寢疾。遺令曰。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持姬女季豹以示四子曰。以是累汝。因泣下。又曰。吾健伎人。皆著銅雀臺。于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又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其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卒年六十六。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丕稱尊號。追尊曰武皇帝。曹叡景初元年。稱廟號曰太祖。操機鑑明敏。喜任智數。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才能。馭之以術。咸盡器使。與敵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因事設奇。變化如神。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庭無文

繡屏幕弊者復再紉補女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攻城克敵得美麗物則悉以賜有功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性喜吟多才藝御軍三十餘年手不釋書注孫子十三篇自爲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登高必賦造新詩樂章被之管絃尤善騎射嘗于南皮一日射雉獲三十六頭謹案志泣作六十三頭然爲人佻易無威儀佩小鞶囊以盛細物冠帽以見賓客與人談論謔浪醜詆及其歡悅至以頭沒杯案中沾汚殺膳猜阻多疑啖野葛至一尺能飲酖酒數杯刻深忌前忤之者終身不釋諸將有計畫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初不受卓命而東歸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適出五子皆在備賓主禮操聞其食器聲自以背卓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原注魏書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袁忠爲沛相嘗以法治操沛國桓邵亦輕之陳留邊讓言議嘗侵操卒殺讓族其家忠邵避交州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脫走自首于操拜謝庭中操曰拜可解死邪遂殺之如孔融荀彧毛玠許攸楊修婁圭等少失旨意皆不免軍行嘗經麥中令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傅麥以相持操馬忽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乃拔劍割髮以置地在軍中則枕丸木警寐嘗枕幸姬晝寢曰須臾覺我姬見臥安不即覺已而自覺棒殺之廩穀嘗不足主者曰可以小斛給軍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乃斬其首徇于軍門曰行小斛盜官穀故斬之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至其臨

終涕泣咿嚶以託兒女分香作履衣服組綬無不付畀乃不一及禪代此其大姦以一死欺天下後世者也。原注。博物志。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宏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眞。郭凱等善圍棊。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郗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絲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帽。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陳壽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威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擊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議曰。堯舜以禪讓帝。湯武以征伐王。桓文以力而伯。羿莽以盜而篡。此自昔有天下國家之大端也。桓靈之季。天下已無漢矣。操之機神權略不世出。戡定禍亂。康濟斯民。慨然自爲。豈不足王。翼戴天子。加之以共。霸則有餘。南北征伐三十餘年。大小數百戰。功烈巍然。乃崎嶇詭譎。陰賊險狠。欺人孤兒寡婦。爲羿莽篡盜計。厭然以西伯自處。使其子爲舜禹之事。將誰欺哉。爲盜而惡盜之名。則又羿莽之不若也。嗚呼。世衰道微。自晉而下十餘代千有餘年。往往有湯武之仁義。桓文之功烈。而終用操竊國之術。自以爲得。而不知其非。悲夫。或者又謂操取天下于盜手。非取之于漢室。司馬光論操乃大盜。而謂人爲盜乎。劫遷天子。弒母后。殺貴人。酖皇子。誅大臣。戮名士。自加九錫。爲公爲王。非取之漢室而孰取之哉。諺曰。巧詐不如拙。誠有大功而以僞喪之者。操是也。操自謂智。予謂不智也。

贊曰。朱靈曀昧。寶祚傾側。九服氛蜚。八維祲塞。叨吻涎瀝。孽牙血磔。祇以樹兵。莫知振德。操出贅閹。龍斷

瞰睨。詭人矜譎。蔑文逞智。假義勤王。圖篡挾帝。逆獍萬段。老狐百媚。日勝日負。日得日亡。不作齊桓。甘爲田常。賊款盜模。仍誤後王。毋謂弗知。代遠益彰。